

伊拉克的炮弹

■ 东 西



东 西

原名田代琳，男，1966年3月出生，中篇小说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，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天上的恋人》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“最佳艺术贡献奖”；长篇小说《后悔录》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“2005年度小说家奖”，该小说获《新京报》“2005年度文学类好书奖”；本人获“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”。主要作品有：《后悔录》《耳光响亮》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《我们的父亲》《不要问我》《猜到尽头》《东西作品集》（四卷）等，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，现为广西民族大学作家。

[1]

晚风吹起的时候，那些县城来的懂技术的家伙才拧紧接收器上的最后一颗螺钉。一直蹲在旁边的王长跑拍拍手站起来：“有了这个大锅盖，今后就不用天黑上床，我也不必每晚交公粮。”围观的村民没给王长跑半个笑声，他们抢着滑下楼梯，急手急脚地回家，都想第一个看上电视。

偏偏所有的电视机都是雪花点，噼哩喳喳的声音好像热油锅炒菜。王长跑甩了电视一巴掌，转身跳出门槛朝村头跑去。尽管三十年都没听到发令枪的声音了，但他蹬腿摆臂的老底子还留在身上，仅仅二十秒钟就到达公路。县城来的汽车已经驶出去三百多米，它的屁股后面扬起一条长长的土龙。王长跑一头扎进灰尘喊着技术员的名字跟汽车赛跑，跑过一棵又一棵茶树，就连坳口那棵大枫树也跑过去了。汽车的尾灯一闪一闪的越来越大越来越亮，王长跑只要做一个标准的压线动作就完全有可能让汽车获亚军。不巧的是他踩到了一颗松动的石头，右脚忽然崴了，钻心的痛。汽车轰地一声冲出去，王长跑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，落下的泥尘很快挡住了他的视线。渐渐地，他的衣服重了，头发和眉毛都白了，好像所有的灰尘都爱他。怪不得当他一瘸一拐地迈进家门时，儿子王大帅会惊叫：“爸，你怎么变成老头了？”王长跑赶紧把头发和眉毛上的灰尘拍下来：“你爸有这么老吗？要是让你刘阿姨听见，没准转身就嫁年轻人。到时，别恨我没帮你找后妈。”

吃了一个煮红苕，王长跑就坐到椅子上对着电视机拍拍打打，还掏出《说明书》一页页地往下翻，但不管他是拍电视机或是按遥控器，屏幕就是没一点改变。坐在旁边的王大帅实在没盼头，打了一个喷嚏：“爸，我困了。”王长跑又按了一下遥控器：“你别、别急，画面马上就出来，没县城的技术员我们照样能打喷嚏。县城有什么了不起，当年你爸不也到县城参加过农民运动会吗。大不了，爸把老花眼

镜戴上。“王长跑真的把老花眼镜架到鼻梁上，以为有了这个‘核武器’就能看到画面。王大帅站起来，伸了一个懒腰：‘眼镜又不是电视天线，我可没力气陪你。’”

到了后半夜，忽然‘嘭’地响了一声，吓得王长跑的眼镜从鼻梁直直掉下去。他回过头：“大帅，能不能轻点？像你这样关门，三天就得换门板。”房门紧闭着，又传来‘嘭’地一响。王长跑跳起来四处寻找声音，才发现电视上已经有了画面：一枚枚炮弹腾空而起，嘭嘭地声音来自电视。播音员说美国实行“斩首”，小布什终于向伊拉克宣战。就算在脑袋里安装12匹马力的发动机，王长跑也不会想到自家的电视节目会从打仗开始。他推开房门，拉起熟睡中的王大帅：“儿子哎，不好了，打仗了。”王大帅抓起零钱罐直接往床底钻，动作快得像个熟练工。王长跑把王大帅拽出来：“不是这里打仗，是美国打伊拉克。”王大帅“啊”了一声倒到床上，任凭王长跑怎么喊他、掐他就是不睁眼。

电视上的乌姆盖斯尔上空不时划过飞机的声音，炮声隆隆，好端端的楼房在一声巨响后立刻垮塌。王长跑忍不住心痛起来，那么高大的楼房要是放到村子里，恐怕连牛马都有单人间。他来回踱了几步，越想越不服气，急得屁股像冒了火烟，抓起拐杖走出去。村子早安静了，只有夜虫叽叽喳喳地还在加班。王长跑碎步来到刘家，把敲门声压得很低但听上去还像打雷，吓得周围的虫子都变成了哑巴。

“桂英，桂英……”

门轻轻地打开，刘桂英倚在门缝里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来吵我的瞌睡。”

“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美国和伊拉克打起来了。”

“你敲门就是想告诉我这个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，楼房都炸烂了，工厂都烧起来了。”

门嘭地关上，比前面任何声音都响，王长跑紧张四望，生怕自己被关门声暴露。好在四周都是黑的，隔壁的窗户也没打开。他轻声地：“刚才我在调电视，把给你刮痧的事忘记了。桂英，我的电视能看节目了，你要不要过去看一眼？”屋子里没有回答，什么声音也没传出来。要是在平时，王长跑会捅窗户、吹口

哨、说笑话、递吃的、唱山歌、撬门问、故意咳嗽……反正总之，他一定能把生气的门再次打开，但是今晚他没做任何动作就乖乖地回家了。

[2]

30名伊拉克士兵向美军投降。美军将星条旗插上乌姆盖斯尔新港。乌姆盖斯尔新港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。星条旗升起又撤下，美军在乌姆盖斯尔遭遇伊军顽强抵抗……电视画面不断跳跃，王长跑看得眼睛一眨不眨，除了上厕所几乎没离开过椅子。即便是上厕所，他也从每天的十次减到了五次，尿产量下跌百分之五十。有时，他下半身还在厕所里，上半身已经歪出来听电视里的声音，弄得裤子的前部分都没干过。凡是嘴巴所需，他都摆在面前的小桌上，香烟、瓜子、红苕、茶水和面面粮品种齐全，手臂不用完全伸直就可以拿到。自开战以来，王长跑跟厨房基本上说了“再见”，小桌子上的食品全是王大帅从刘桂英那里拿过来的。

一天傍晚，刘桂英杀了一只鸡，煮了一锅浓浓的鸡汤，让王大帅叫王长跑过去吃饭。王长跑的眼睛黏住电视，脸上一副沉重的表情：“大帅，你告诉刘阿姨，爸现在没心思喝什么鸡汤。”

“爸，你都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下巴都尖了。”

“那也比伊拉克的难民吃得饱，不是开玩笑，爸现在真的没胃口。”

王大帅关掉电视机。王长跑惊叫，屁股从椅子上弹起，扬着巴掌到处找王大帅的脸蛋。王大帅跑过来钻过去，骗得王长跑一会扑东一会扑西，崴了的脚比不崴的那只还灵活。王大帅发现了惊天秘密：“爸，你说腿脚不方便才看电视的，现在你的脚都好了，怎么还不分白天黑夜地看？”王长跑低头看着右脚，惊讶程度绝不亚于王大帅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脚是什么时候止的痛。“万万没想到，这电视还能疗伤，”王长跑来回走了几步，打开电视机，“但是，现在我是关心战争，和脚痛无关，你别来烦我。”王大帅跷起嘴巴走出去：“刘阿姨会生气的。”“她要是不理解，我也没办法，”王长跑提高嗓门，“你说，喝鸡汤和死人哪个更重要？”

屋顶上垂直的炊烟渐渐弯曲，大枫树上那抹霞红不见了，奔跑的孩童被父母的呵斥打断，村庄的颜色变深变黑，到处都是吃晚饭的声音。电视里，英国士兵向伊拉克平民分发粮食和水。王长跑看着那些面黄肌瘦、手臂纤细、肚皮鼓凸的孩童，眼睛忽地一热，泪水不知不觉滑出眼眶。伊拉克的孩子没有妈，大帅的妈也死得早，王长跑越想感情越脆弱，满脸都是泪水。刘桂英捧着一只大瓷碗走进来，被王长跑的泪水惊吓，碗里的少许鸡汤泼洒到手上。

“长跑，你的哪根筋又不对了？”

王长跑指着电视：“你看看那些难民，他们连水都没得喝的。”刘桂英扭头看电视，画面已经跳到了沙漠，一队军车正缓慢开进。“哪有什么难民呀？全是沙子，连棵树都没有。你眼睛是不是老花了？”王长跑凑到电视机前：“刚才还在讲难民，现在是报道行军路线。桂英，你看那些沙尘是不是和我们公路上的一样？”

“要是我们公路上跑汽车，那灰尘就和电视里的没什么区别。”

“所以，一看见那些沙尘，我就以为隔壁村在打仗，好像战场就在附近。”

“瞎编，不会是发烧了吧？这鸡汤到底还喝不喝？”

王长跑张开嘴巴。刘桂英：“难道还要我喂你不成？”王长跑把嘴巴张得更大，眼睛却没离开电视。“我才没工夫侍候懒汉，真不讲道理……”刘桂英把鸡汤重重地搁在桌上，快快地走出去。王长跑没挽留，没扭头目送，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。

[3]

电视上的战争场面每天都在更新，但王长跑看花了眼，不管是布什讲话，或者萨达姆下令给纳西里耶阵亡将士家属发抚恤金，始终都有一个孩子的头像叠在画面上。那个孩子的头大得像堆在屋角的南瓜，眼窝深深像村头的那口井，满脸都是害怕的饿了的表情，更可怜的是他还穿着一件打补丁的衣服。王长跑试着换台，用遥控器调出青山绿水，可那孩子的头像就是不消失，固执地坚强地叠在上面。难道是我

的眼睛出了问题？他紧紧地关上眼皮，甚至睡着了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早晨，那孩子还眼巴巴地叠在画面上，好像等着要吃他做的早饭。王长跑对衣服上的补丁再熟悉不过了，就是现在他也能找出当年外婆给他缝补的衣服，毫不夸张地说他曾经的补丁比那个孩子的补丁还大还密。

王长跑把同时看到两个画面的事跟刘桂英汇报。刘桂英呸了一声：“活该！你再这么看下去，不把眼睛看瞎就算苍天保佑了。”王长跑转身就去找中医刘顺昌。刘顺昌号完脉，翻开他的眼皮，再看看他的舌头，然后语重心长地：“长跑呀，不是我说你，有的事就像喝酒，量不能太大，次数不能太多。你这是玩命，懂吗！”

“玩什么命呀？不就多看几眼电视吗。”

“哪是看电视，我是说你跟桂英。坦白从宽，你们是不是每晚来好几次？”

“哎哟，我都半个月没碰她了。电视里打得乒乒乓乓的，我哪还有心思碰她。”

“不可能！你要是没碰她怎么会上虚火？这眼睛怎么会看出两个画面来？”

“我要是能弄清楚，还找你干什么？看来，你就懂得治下半身……”

刘顺昌将信将疑，给王长跑抓了几副中药，反复叮嘱他吃药期间不能跟女人亲热。王长跑答应得脆生生的，提着草药走出门去，忽地又折回来：“顺昌，吃这药能看电视吗？”

“这和看电视八竿子都打不着。”

王长跑把小桌上的茶壶换成了中药罐，继续坐在椅子上看电视。一壶药水喝完之后，那个重叠的头像不见了，电视里炮弹就是炮弹，凹坑就是凹坑，血就是血，一就是一，绝不混同于二。美伊军队在一个叫纳杰夫的地方死缠烂打。一会儿美方说要寻找生化武器，一会儿伊方说要保卫家园，就像两只公鸡打架，看得王长跑都分不清哪边是正确哪边是错误，更不知道自己该把感情放到哪一方？趁插播广告的间隙，他钻进久违的厨房，切了一大块腊肉。

傍晚，三个人围在小桌旁吃饭。王大帅：“爸，你都十几天不下厨了，今天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喽。”

“爸送你进学校，不光是要你学会讽刺，还要懂得分析。大帅，你告诉我，美国和伊拉克哪一边是对的？”

“这比数学题难。爸，那你说哪一边是对的？”

“我要是知道，就不会炒腊肉来讨好你们。桂英，你说呢，这伊拉克和美国哪一个是正义，哪一个是非正义？”

刘桂英丢下饭碗：“你再不耙那两亩水田，明年大帅就得喝西北风。”

“田我是要耙的，但你先告诉我美国和伊拉克哪一边是正义？”

“哪个正义能给你粮食和化肥吗？我看你是闲得没事干了！你要是再不耙田，我就去找没结过婚的男人。”

王长跑呵呵一笑：“我就知道你们答不上来，谁要是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保证能上电视，弄不好还会被外交部请去当干部。”

[4]

用了三个白天，王长跑就把自家的水田耙完了，晚上还没耽搁看电视。从亮汪汪的水田里拔出腿来，王长跑很有成就感。水田拦不住他，插秧、施肥、种玉米、扛木头都拦不住他，眼下把他拦住的是电视里的那场战争。两名美军记者在巴格达城南被打死。美军和伊军在萨达姆总统府内交火。美军坦克向巴格达中心推进，公共汽车冲向坦克……王长跑牵着牯牛、扛着耙，脑子里放着电视往回走，在窄路上遇到了朝哥。他给朝哥递烟：“看电视了吗？”朝哥摇摇头：“去年的化肥款都没还，我哪来钱买电视机呀。”王长跑这时才想起朝哥家还没拉天线：“有空到我家去看，免费提供香烟茶水。”朝哥点点头用力嘬烟，两颊深陷，变形的脸有点像电视里的难民。

“你欠了多少化肥款？”

“两百来块。”

王长跑从上衣口袋摸出两张老人头：“你先拿去还信用社吧。”朝哥愣住，有些怀疑。王长跑把钱塞到他手里。

“这这这……这钱，你就不怕老虎借猪？”

“没关系，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还我。”

“那就谢谢啦！”朝哥对着王长跑不停地作揖。

晚上，电视里做一周战事回顾，不是烧焦的汽车就是血迹，王长跑又看到了那些难民，觉得椅子忽然长了长刺，再也坐不住了。他站起来，地面也相当扎脚，便围住电视机徘徊，脑子和手都有点痒，希望能捏住什么，比如蛇的七寸、牛的鼻圈、电灯的开关。刚好王大帅在做作业，他就顺手捏住了大帅的纸笔，伏在小桌子上写字：

总统先生：

你好！你说你的炮弹是轰炸军事目标，其实伤害了好多平民。那都是些和我们谷里村一样的平头百姓，生活条件艰苦，没有特权，也不搞腐败。他们老老实实地生活，规规矩矩地做人，从来没得罪过你，你的炮弹为什么要落在他们头上？有本事，你让炮弹直接命中大人物，别让老百姓流血……

“你敢给美国总统写信，就不怕警察抓你？”王大帅吓得身子都抖了。

“又不写告状信，有什么好怕的。来，你在这上面签个名。”

“我又不是村长，签名干什么？”

“说明反对打仗的人多呀。”

“人家会听你的吗？”

“不试一试，怎么知道人家不听？”王长跑把笔塞到大帅手上。大帅的手像小鸡啄米啄出了十几个黑点，却连横都没写直。“签个名字都把你吓成这样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”王长跑只好手把手地教王大帅签。签完之后，王大帅不停地甩手，好像要甩掉什么瘟气。

“看你怕成这样，把名字擦掉算了。”

王大帅摇摇头：“谁说我害怕了？”

“这才像我的儿子。”

王长跑一口气跑到刘家，大声地给刘桂英读信，读到一半，他觉得不够档次，就改用夹生的普通话。刘桂英赶紧捂住嘴巴背过身去，实在捂不住了，就像撕破布那样“噗哧”一声，笑得眼泪都冒了出来，腰也

弯了下去：“长、长跑，求……求你、别、别读了，我快出不了气啦……”

“这么严肃的事情你还笑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”

“关、关键是你的普通话，就像给小鸡穿衣服，实在是太别扭。”

王长跑伤了自尊，转身出门。刘桂英扶住门框：“长跑，我还没签名呢。”王长跑装着没听见，头也不回地走去。王学文正在家门口锯柴火，王长跑就搭手跟他一起锯。木屑像雪花那样从锯子口飞落，腿那么粗的青冈刷刷几下就锯断，地上很快堆起一截截短木。

“学文，最近看电视了吗？”

“晚晚都在看呢。”

“那你看看这个，是不是可以签个名？”王长跑把信展开，递到王学文面前。王学文扫了几眼，撸起衣袖：“我早就想打包袱上前线了。拿笔来。”王长跑赶快拧开笔帽。王学文接过笔，把名字写得大大的，几乎占了半页纸。王长跑小心地折好信，放到上衣口袋用力地按了按：“我记得你们家有一面锣，能不能借我用用？”

王学文从床铺底翻出那面锣来：“自从包产到户以后，这锣就没敲过。”王长跑试着敲了一下，锣还是响当当的。有了这个宝贝，王长跑的喉咙就放开了：“签名，签名啰……”他敲着锣一路吆喝，拢共才敲了十几下，身后就跟了一串人。他们有的赤脚，有的穿补巴衣服，脸上的灰尘还没抹去，脚上的田泥也没来得及洗就拥进王长跑家，挥拳挽袖争着签名，比平时领救济物资还踊跃。王长跑立即割了三大块腊肉，要请大家吃喝。“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干吗要你请客？”王学文抢过腊肉，重新挂到竹竿上。

“打来打去，受伤的总是老百姓，我的火都冒到喉咙了！”大头粗声粗气。

“我胸口一直堵着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是长跑有办法。”这是秦三爷的声音。

“不知道这信寄不寄得到美国？”有人怀疑。

“放心，我直接把信寄到联合国，就不相信他们不停火。”王长跑拍着胸膛保证。大家就争着说话，原本菜色的脸一张张地红起来，好像一园子的红番茄。

[5]

天刚麻亮，王长跑就揣上信出门了。他像奔波于美国和伊拉克的外交官那样穿了一套深色衣服，可惜不是西装，也没领带，惟一能做的就是扣紧风纪扣。走到坳口，他看见一个人从大枫树下闪出来，再认真一看，原来是刘桂英。

“怎、怎么是你？”

“我要跟你到乡里去。”

“秧都还没插，你去干吗？”

“去跟你领结婚证呀。”

“又不早说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……能不能再选个日子？”

“再拖下去，你的汗毛都白了。”

“那也不能急这几天，等伊拉克停火了再结，好不？”

刘桂英摇头：“他们打他们的，我们结我们的，炮弹又不会从伊拉克飞到我们床上。”

“哎呀……”王长跑踱来踱去，“这衣服都脱了，能不上床吗？现在要是打退堂鼓，全村人都会骂我妈。关键时刻，你得支持我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不想跟我结婚啰？”

“谁说想了想！我都在梦里头跟你领了不下十次结婚证。”

“哼，一出名就想用我，别以为我看不透你。”

“谁不要你，谁就是狗。”

刘桂英噗哧一笑。

“插秧去吧，桂英，像我这样的腿脚，下午四点钟就能回到村口。”王长跑急匆匆地走去。刘桂英大声地：“王长跑。”王长跑回过头来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我还没签名呢，别以为我就不关心政治。”

王长跑折回来，又是递信又是拧笔帽。刘桂英在王长跑名字旁找了个缝，挤进自己的名字。“这回，全村都齐了。”王长跑收起信，转身跑去。刘桂英目送着：“路上小心哦。”

这天，不管是耙田插秧的或是挖土种玉米的，全都早早收工，他们洗去身上的尘泥，穿上压在箱底的衣服，集结村口像看电影那样伸长脖子，有的还带上

多年不用的家伙。下午四点，王长跑准时出现在坳口，人群像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立即骚动。

“回来了，回来了……”

王学文敲锣，朝哥打鼓，秦三爷扭秧歌，刘桂英舞花扇，他们的身后分别跟着一群“粉丝”，不“粉丝”他们的就站在一旁跳“忠字舞”，大家都把几十年前的看家本领从细胞里翻出来，癫狂得就像祖国的花朵。王长跑没想到迎接他的场面会这么热烈，远远地眼睛就模糊了，双腿不自觉地飘起来，差点一头栽倒。好在他做过运动员，多少还有一点在荣誉面前戒骄戒躁的老底子，基本稳住了脚步，离大家还有五米远就把挂号信的票根高高举起：“信我已经寄出去了，请大家放心。”几个后生跑上去抢过票根又看又摸，他们还没看过瘾又被另外的人抢走。最后，票根从一双手轮到另一双手，不管大人小孩都有摸的机会，好像这是战争的开关，今天能到美国，明天就能发挥作用。

[6]

王长跑估计超不过一星期邮递员就会进村，他就能收到布什总统的回信。每天放下农具，他泡一壶茶坐到晒楼上遥望，直望到坳口的枫树完全被夜色吃掉，才进屋看电视。邮递员迟迟不来，来得勤快的是刘桂英、王学文和朝哥，他们陪他一起遥望，好像望的人越多信就来得越快。为了招待这些和他一起练脖子的人，他的腊肉割干净了，土鸡也杀完了。

战争又有新进展，萨达姆的塑像被美军拉倒，越来越多的伊拉克人用自杀的方式袭击美军，街头炸烂了，死的人越来越多……王长跑隔三差五跑到乡邮电所去要回信，营业员一看见他就摇头，每次都这样，好像这动作是他们的工作招牌。凡是有人去乡里，王长跑都会托他们到邮电所去打听，甚至让他们带上他的私章，以便信到的时候及时领回。但是，去打听的人回村之后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摇头，王长跑只好陪着摇，就像特务们接头对暗号。不管是在村前村后或是井边地头，王长跑只要一碰上人，准会听到一句问候：“信来了吗？他们怎么还不停火呀？”王长跑立刻低下头，仿佛自己是个大骗子，羞得都不敢

碰见人。

傍晚，王长跑提着一大壶酒坐在晒楼上独饮，几口酒下肚，他的脸和脖子根烧了起来，嗓门也高了：“总、总统先生，你也太、太傲慢了，太不把我们村的意见当回事了。你这是看不起农民，看不起我们中、中国人……”那些爱酒的仿佛听到了冲锋号，围上来陪王长跑喝，跟他一起骂。骂的时候他们既要一吐为快，又要考虑外交用语，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：“为什么不听老百姓的意见？”“根本就瞧不起我们！”骂声中，王长跑喝得头都勾到了裤裆。刘桂英挤进来，夺过王大帅手里的橡皮，在王长跑的脑门上擦了一下。王长跑抬起头，咧嘴笑着：“桂英，你还懂得帮我擦汗，真体贴。”“不把那封信从你脑袋里擦掉，我看你就不安定。”刘桂英又在王长跑的脑门上擦了一下。王长跑的手一挡：“这是不可能的。他们今晚不停火，明天我就再写信，多写几封，哪怕铁石心肠也能融化。”“你敢写，我们就敢签字。”王学文一撸衣袖，伸手去找酒壶。刘桂英把酒壶拿开：“别喝了别喝了，再喝就出人命了。”“怎么能不喝？”王长跑张牙舞爪，“大、大帅，拿笔来，老子要写、写信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他就软在晒楼上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王长跑发现满地都是金子，看什么都是朦胧。他打开电视，电视上人叠人，没一个是清楚的。他让王大帅赶快去叫刘桂英。“大清早的，是不是又要我们签名呀？”刘桂英的声音先到。王长跑扭头看去，不好了，竟然有两个刘桂英走进门来。

“长跑，你又倒腾出什么点子了？”

“我、我这眼睛烧坏了。”

“怎么个烧法？”

“看什么都是双数，两个儿子，两个女朋友，还有两台电视机。”

刘桂英掏出一张百元大钞：“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还用问吗，两百块钱。”

“要是用你这眼睛来数钱，那我们就发大财了。”

“……难道不是两百？”

“长跑呀长跑，我叫你不要整天看电视，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，现在好了，眼睛看都瞎了。”

“没那么严重吧，你扶我到顺昌那里调调天线，也许图像就能回来。”

刘顺昌把完脉，翻开王长跑的眼皮，再看看他的舌头：“长跑，这次比上次严重。”

“是吗？顺昌，你可别又往下半身想，桂英可以做证明。”

“先给你抓几副和下半身没关系的药，如果吃不好，我再往那下面想，行不？”

刘桂英一跺脚：“王长跑，你是不是在乡里有女人？怪不得三天两头就往那里跑。”

“天啦，我真比伊拉克的老百姓还冤屈！”

[7]

不管是上半身或下半身的药，王长跑都吃了，但眼前的图像还没调清晰，甚至是越来越模糊。刘桂英和王大帅开了个会，就把电视天线拔了，锁上电视柜。王长跑只能坐到晒楼上看山坳，那棵大枫树的枝桠看不见了，但还能看见枫树的轮廓。王大帅放学回家：“爸，你的眼睛好点了吗？”

“枫叶红了，大帅，你可别忘记添衣裳。”

“你看见枫树的叶子了？”

王长跑点点头。

“这么说你的眼睛好了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，一天比一天雪亮。乖仔，你把电视机打开，让爸过过瘾，那场战争也该结束了吧。”

王大帅跑进厨房请示刘桂英。刘桂英提着菜刀跑出来，在王长跑眼前挥舞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王长跑不停地眨眼睛：“还用问吗，一百块钱。现在我又看到单数了，你就是你，大帅就是大帅，电视机就是电视机。桂英，我的眼睛没毛病了，快把电视柜钥匙给我吧。”刘桂英呜地哭了：“你连菜刀都看不见，还想看电视，你、你这下半辈子怎么过呀……”

王长跑被送进乡医院，医生们说这是视觉疲劳引发的失明症，需要在眼睛上动刀。王长跑笑咪咪地：“只要不是动枪动炮动核武器，其他的随便你们动。”从手术室出来，王长跑的双眼包上了纱布。刘桂英和王大帅坐在床前陪他。

“桂英，战争结束了吗？”

“你都这样了，怎么还想着电视？”

“我说过，只要战争一结束我们就领结婚证。”

“谁还嫁给你呀？你都成瞎子了。”

“为了让你嫁给我，老天爷才舍不得要我当瞎子呢。”

“好好休息吧，别东想西想的，医生说即使你再看得见，两年内也不得看电视。”

“只要不打仗，我看不看电视无所谓。”

王大帅忽地从报纸上抬起头：“爸，布什总统已宣布取得胜利，战争快结束了。”“真的？这么说我那封信发挥作用了。”王长跑飞快地坐起来，抓过报纸，双手颤抖不已。“别人结婚你着什么急，小心眼睛充血。”刘桂英用手臂垫住王长跑的后脑勺，把他的脑袋小心地放回枕头。

拆线那天，王学文、朝哥和刘顺昌都来了，一群人围在床边眼睛一只比一只睁得雪亮。王大帅不敢看现场直播，躲到走廊抹眼泪。医生拿着镊子，护士捧着托盘，王学文等全体村民大气都不敢出，一声轻轻的喷嚏把刘桂英吓了一大跳。镊子就要伸向纱布了，王长跑忽地伸手挡住：“医生，万一拆开了我看不见怎么办？”

“你别紧张。”

“现在我眼前全是向日葵和红太阳，不会看不见吧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“凭直觉，我想我不会看不见。”

“那我给你拆纱布了？”

“大帅呢？桂英，你把大帅给我叫来。”

刘桂英把王大帅拉到床前。王长跑紧紧地捏住大帅的手。医生俯身，用镊子夹起棉球涂抹纱布四周。刘桂英和乡亲们静静地看着，像是在等待一根绣花针落地。纱布一层层揭开，露出王长跑的眼睛。王长跑伸手乱摸：“大帅呢？大帅在哪里？”王大帅把脸凑上去。王长跑抚摸大帅的脸，脸上全是湿的。刘桂英俯下身子：“长跑，你看见我了吗？”王长跑的另一只手摸过来：“桂英，你在哪里？”刘桂英抓起王长跑的手放到脸上。王长跑抹着刘桂英的眼角：“别哭，桂英，我的眼睛也许明天就看得见了，我现在就隐隐约

约地看见你穿的红衣裳了。”刘桂英放声大哭：“长跑，今天我穿的是蓝衣服，哪是什么红色呀……”王长跑举头张望：“学文，看来我是不行了，从今以后，我就像伊拉克的炮弹没长眼睛了。”周围一双双雪亮的眼珠子全都被泪水覆盖。

[8]

快放寒假的时候，乡邮递员到邻村的学校送报纸，顺便把一封挂号信递给王大帅。王大帅接过信，看见上面贴着白色纸条，“地址不详”一栏用圆珠笔打了一个大勾。这就是他爸半年前寄给联合国的那封信，现在原封不动地退回，就像放出去的鸽子又飞回老家。王大帅捏着它发了很久很久的呆。

傍晚，王长跑照常坐在村口等王大帅。狗娃的脚步过去了，刘小苗的声音也过去了，村里所有孩子的脚步声都像水那样流走，惟独没有王大帅闷实有力的脚步声。“大帅是不是做什么错事被老师留下了？会不会掉到水库里去了？”王长跑越想越像那么回事，站起来往前摸去，摸了十几步，就听到王大帅噗哒噗哒地走来。

“爸，美国总统给你回信了。”

“真的，信在哪里？”王长跑伸出手来。王大帅把信递到他手上。他详细地捏了一遍信封，拿到鼻尖前：“嗯，我一闻就知道这不是国产胶水，也不是国产信封。大帅，快念给我听听。”

王大帅接过信，从衣兜里掏出半张报纸，用标准的普通话大声朗读：“尊敬的王长跑先生，你的来信我已收到，你及多位中国公民对战争的关心，让我深受感动。战争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是维护和平的一种手段。我们已尽最大努力避免伤害平民，但还是遗憾地造成了部分平民的伤害。可喜的是三天前，我们已经抓到了萨达姆，海湾又看到了和平的曙光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我这眼睛没白瞎，”王长跑笑得眼睛眯成一道缝，满脸都像贴着奖状，“大帅，快把这消息告诉你妈，告诉学文叔和朝伯伯他们，让所有签过名的人都分享分享。”王大帅把报纸收到身后，眉头顿时打结，忽然就听到刘桂英解围的声音：“大帅，大帅爸，饭都凉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”

“桂英，布什总统回信啦……”王长跑扯开嗓门，像一只安在村头的高音喇叭庄严地宣布。

2007年《青年文学》征订启事

《青年文学》是全国青年系统惟一的中央级纯文学刊物。自1982年创刊以来，《青年文学》以青年的视角关注现实，以文学的姿态参与人生，积极展示全国青年文坛的最新创作成果，全面推举有生活体验、有创作潜力的青年文学新人，发表了大量反映社会生活和青年现实的优秀作品。《青年文学》2007年扩版，由现在的6个印张(96面)扩充为8个印张(128面)，定价8元，半年定价48元，全年96元，邮发代号2-899，校园版因故休刊。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三里屯南30楼南院《青年文学》杂志社

邮编：100027

电话：(发行部)010-64164186

010-64177685转8856

(编辑部)010-64174917

010-64177685转8851

联系人：杨梅